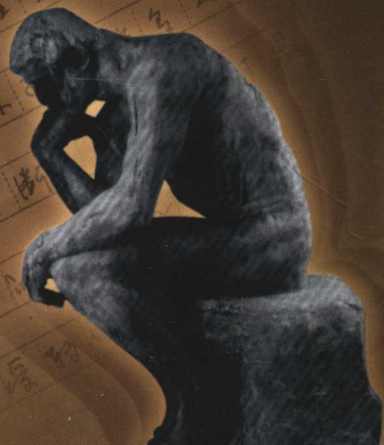


維青之 著

孤独者说

維青之
散文集



· · · · ·

雒青之散文集

孤独者说

雒青之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独者说/雒青之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12

ISBN 7 - 5063 - 2560 - 8

I. 孤… II. 雒…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4376 号

孤独者说

作者: 雒青之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文 岩 李明君

封面题字: 徐祖藩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E - mail: wrtspub@public. bta. net. cn

[http://www. zuojiachubanshe. com](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11.125

插页: 2

版次: 2003 年元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0 册

ISBN 7 - 5063 - 2560 - 8 / I · 2544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2002 年 5 月在美国纽约书店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自序/1

心灵的守望者

世纪守望 /5

皇帝遐思录 /10

也说王道士 /27

敦煌的孤独 /35

惦记文化 /41

人性的呐喊 /50

在新旧历史的夹缝间 /58

道理与真理 /63

孤独的漫步者

感恩西部 /70

秋风醉我 /76

在成功与失败之间漫游 /81

沉重的清高 /86

在喧嚣与骚动中立定 /92

破网而出 /99

随想随说 /105

时尚断想 /111

阅读河流 /123

人生的朝圣者

在无聊中突围 /128

圈套 /134

人生应当有所畏惧 /141

人性、狼性、狗性 /148

包扎受伤的心灵 /156

人生需要适度的贫贱 /162

绅士风度 /167

生气不生气 /174

风中的遐思者

谁剥夺了文学的贞操 /178

雷达散文：灵魂的诗篇 /186

散文之我见 /198

音乐神圣 /205

感悟著名国画画家赵贵德先生的奔马图 /210

袁武：盈满心灵深处的生命倾诉 /216

大话足球 /226

再话散文 /233

兰州碑林记 /238

灯下的倾诉者

泛谈爱国/242

旅途人生/253

爱情使人难为情 /258

想念是一种幸福 /266

人生的亮点 /270

忧思录:恐怖降临美国 /275

不当过客 /284

花样年华 /289

岁月的寻访者

寻觅精神家园 /296

幸福断想 /304

如果人生可以从头再来 /313

失败是彩色的 /317

思想者 /321

与良知为伍 /328

情到深处人孤独 /334

人到中年泪轻弹 /338

我的遥远的西洞堡 /343

写在前面的话

自序

散文在我眼里一向是很贞洁的文体，我舍不得轻易去涂抹什么文字，然而我又知道，散文是我心灵文字的出生地，是我灵魂的籍贯，也是我的心血和心情一路奔过去的地方。只有在散文里我才放弃了表演，接受了上天慷慨的赐予和指点，为生命确定了一处安妥之境。

眼下这本集子是我顽固地沿着散文行走的记录。一个人默默地独行，眼前不是戈壁就是高地，不是荒漠就是雪域，不是干涸的城池就是蠕动的河流，不是尴尬的苦闷就是闪烁的幻梦，不是沉淀的寂寞就是腼腆的歌声。我在独行中寻找着自己的逝水年华，像个赌徒似地，用笔激将着自己，让脑海里

孤独者说

的波澜化为一篇篇孤独的话语。

我喜欢的散文不是周作人的闲逸林语堂的博杂梁实秋的清雅,不管别人如何言三言四,我就是喜欢鲁迅的那种外科手术刀似的散文,那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力量,那种逸出文字的光芒常常开凿着我的心灵。

说实话,我的散文压根儿不想沾西部概念的光。作为一个西北人,我全部的生活都是一种刻骨的铭记,我的独白是我自己的心灵的款式,没有人比我更熟悉我自己,纵然苦难目不暇接,我也想将皱纹里的丝丝缕缕抽出来,编结成人生的经纬。我始终认为散文里埋藏着我的希望和失望,我就像一个有洁癖的人一样,对散文所能包容的情感和思想具有无限清洁的关爱,但凡投入到散文中的语言都是我精心捕捉到的一团团火焰,火有多热心就有多热,火有多旺情就有多旺。

所以,我总是让自己燃烧着,不想冰凉地让自己周身找不到生活的穴位。“黄金不富英雄汉,一片世情天地间”。我想散文里只能出产我的心灵故事,那故事纵然如碎片一样飘零在语言的河流上,仍旧可以看见我的独木方舟漫游于成功与失败之间。

给了我期望的人是我的恩人,给了我祝福的人是我的爱人,给了我不安和忧郁的人是我的上帝。因为写作散文本质上就是铸造人性,就像上帝铸造他的跟随者和崇拜者。所以散文使我孤独缠身,并且更加热爱那份诗意的存在。

“青山尽解招人醉,得失到头昏物理”。

我不知道一个人命中注定的东西是否主宰着生命的因果,但我相信青山有爱、绿水系情,而功利可弃、富贵可忘,在当今红尘酒色萧萧乍起的年头儿,散文也算是一种无计可施的归隐与逃逸。

我写散文既不是善解人意与己意,也不是百感交集泪滂沱,我仅仅是在追逐着自己内心的高度,把沉睡与麻木赶得远远的,清醒着去爱去恨,去勇敢地拥抱孤独。也就是说,听凭内心的吩咐,我浸入自己的黑夜里苦思,让每一个虚荣的白天彻底失去诱惑。我的散文不需要什么花招,也不需要什么热闹,那里面所出产的全部的心灵痕迹都是一种沉重的清高。如果让我以花拳绣腿让散文变得妖冶起来,那对我来说无异于吞毒。我坚持从孤独中找到富有弹性的人性力量,让笔下游走的文字和血液一起温热地流淌。

在大西北当一个清苦的作家,不是什么荣耀,我甚至要把写作视同放羊,羊多了、羊大了,才美啊,否则还能心欢起来么。我仿佛看见山坡上的青草和羊群相安无事地生长,而我就像那持鞭而牧的老羊倌,怎么能眯缝着双眼看着野狼来叼走我的羊只呢?

所以,常常写着写着就抛锚了,心想,散文种下的种子能给我带来怎样的荣耀呢,也许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乔吉甫先生(1280—1345)的一曲小令:“肝肠百炼炉间铁,富贵三更枕上蝶,功名两字酒中蛇。尖风薄雪,残杯冷炙,掩清灯竹篱茅舍。”

“孤独者说”的意思其实不言自明，我是把这本集子当作我的“心象学”来完成的。

我知道，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告诉我的亲人和朋友们，一生的所有悲欢离合都是值得咀嚼回味的珍品。对我来说，和佩索阿一样坚信“写下就是永恒”，这比单纯的延年益寿更能让我感到生命的诚可敬畏。好了，我就把写在前边的话当作一种训练有素的敬礼吧，请所有读到这些文字并准备去读后边文章的人们，一眼就能看到我那喷薄欲出的虔诚和情不自禁的心跳。

雄青之

2002年初冬

心灵的守望者

世纪守望

20世纪终于尘埃落定。已在其中生活达50年之久的人，亲眼目送一个占据自己生命历程中重要时光的沧桑世纪的悄然离去，无论如何是不能心绪宁静的。

我常常作这样的感想，到底时间是生命的素材，还是生命以时间为蓝本。我对20世纪究竟是不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世纪满腹狐疑。如果发问：谁在20世纪活得最好？我相信答案中没有我。

在我看来，历史是岁月的女友，它们相知很深，它们难解难分，它们一起来又一起，我们人类担当着它们的拜访者、记录者、旁听者。现在，我们终于又要步入一个崭新的

世纪——21世纪了。

时间是不能折返和复制的，因而是不能弄虚作假的。在时间面前，我们永远不敢说自己应有尽有。怀着对时间的敬畏之情，我们坦然接受新旧世纪的更迭。

据说在每一个新旧交替的世纪门槛，都会进出一些名噪历史的伟人，譬如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路口上，就伫立着对20世纪具有震撼力的思想巨人尼采、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人。我本人在学术领域十分推崇的敦煌学巨匠伯希和和斯坦因，也是本世纪初在中亚腹地考古、探险的著名学者。人类用恢宏博大的思想建构呼唤和迎接新世纪，是最令人向往的选择。

我愿意站在新旧世纪的交接点上，屏住呼吸，以寂静和凝思去瞭望新世纪，我要捕捉和收藏几缕往昔的时光，作我与20世纪没有失之交臂的证明。

我和20世纪的关系是复杂的，我忍受过多年的饥馁，几乎被饿死。我经受过多年的磨难，我忧郁的心灵一直伴随着那些可怕的日子，我像是一个孤苦无助的流浪者，在20世纪的后半叶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直到成为一名作家之后，我仍然没能让自己的心灵安顿下来。我不想说自己饱经沧桑，我所经历过半的20世纪确实是一个无法拒绝荣辱苦乐的世纪。应当感谢20世纪的是：它让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我永远向往着突破苦难；它让我在钟情缪斯女神的道路上时刻不要离开生活的内核；它让我学会在贫瘠的土地上怎样吸取阳

光并开花结果，同时锻造自己顽强的生命信仰。

贾平凹响亮地喊出：“我是农民”。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地道的心里话，我也深有同感。我在内心里把自己看作是一位由乡村介入城市的“移民作家”，血脉在乡野，心灵在远方。在20世纪的下半叶，我一直在生命、天命、使命之间犹豫徘徊。作为农民的后代，我始终难以忘怀已经深埋于乡土中的艰难世事。所谓乡土情结，归根结底是一种苦难意识。与有的作家热衷于浪漫主义和先锋文学的不同，我的心灵和我的脚步一样沉重，故而我的作品也不能褪去生命的原色，凝结着一种化解不开的沉郁和困惑。有时参加别的作家的作品讨论会，我常常羡慕他们作品的流畅、潇洒和现代激情，我甚至反思自己是否不能将语言和精神一起融入城市。20世纪对我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自审，所谓的成功并非真的成功，而众多的失败却给我的灵魂以真正的磨砺。在我眼里，我在20世纪度过的50个春秋，是苦难多于幸福，阴影多于光明的。譬如我至今不明白，我的那个死于烈火的被人唤作“地主婆”的母亲是如何失去起码的做人的权利的，她塞给我的惟一一块她拥有的糖块是我终身难忘的人生甘甜。母亲的命运是很苦的，解放前在碾米磨面和繁重的家务中行使着一个农村大家庭妇女的义务，从未享过一天清福，解放后，她又莫名其妙地背负起沉重的精神十字架，经受双倍的人生折磨。

我觉得，作家首先应当是一位思想者，你不能空有语言

的工具，而弃思想于话外，你不能漠视生存，不能冷落历史，不能冰封心魄，你必须成为你所生活的时代的见证者和发言人。

20世纪本质上是一个痛苦的世纪。在西方是“上帝死了”，在东方是“皇帝完了”。然而，痛苦筑成了精神的堤坝，人性的旗帜让人回归到了人本身的存在中。在没有上帝和皇帝的岁月里，人理应活得更好一些。西方哲人云：“人是一株会思想的芦苇”。没有思想，人就成了不堪一击的植物人，何来快乐？用想象力、表达力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作家必须拥有独特的思想。思想不是生命的密码，而是生活的智慧。在一个充满了思想误区的世纪，作家理应是一个探险家，他以他九死无悔的探索抵达生命的高峰。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就是对人性的补偿，对新的活生生的时代的馈赠，这是从桎梏走向自由的人的胜利。

20世纪的真正的思想者在最初大都是被人视为“疯子”的。因为他们揭开了笼罩在思想上的黑暗的外衣，并剥去了套住人们灵魂的虚妄的花环，他们成了最早觉悟的“狂人”。我之所以在20世纪思想大家中从不遮掩自己对鲁迅的态度，乃是因为有了鲁迅，中国的20世纪才有了最尖锐的世界同期声，也正是有了鲁迅，中国的思想界才没有成为一条沉船。我可以斗胆说一句：在20世纪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鲁迅的光芒是最夺目的。鲁迅给我们薪火相传的并不仅是他著录中的思想，而且也包括他的毫不妥协的批判主义精神和绝不

中庸的人生态度。

当鲁迅精神传人何其难。许多作家都盘桓在20世纪的风雨交织处，最终却偏离了鲁迅精神经纬的座标。也许我也是这样的不得不作出痛苦抉择的作家之一。谁不想拥有高贵的心灵？谁不想拥有独立的人格？但苦难和勇气的不成正比，使我们很容易堕入悲剧状态。纵观我自己于20世纪的生存实践，我对自己绝不满意，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成功，相反，我倒是时时有一种失落感，觉得自己本可以为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增添点什么亮色。也许这不能怪我，我和众多国人一样活得小心，活得多心，活得不安心；在生活、事业、地位、学术、创作等方面均是如此。我们常常让自己的灵魂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我们成了一群鸦雀无声的“沉默的大多数”。思想被苦难关闭了，我们的存在竟成了20世纪难以辨认的现象，这多么奇怪啊！

在交臂新旧两个世纪的时候，我把20世纪的背影看作我的遗憾，我把21世纪的眉梢视为我的镜子。我同意一位哲学家的话，20世纪是一个反思和自省的世纪，21世纪是一个展望和回补的世纪，人类有能力把新世纪建成一个更有人性、更符合生存道德和艺术美感的历史新阶段。作为作家，我们的特性就是以时代为师，以人民为母，把自己和民族经历的苦难化作对未来有益的思想源泉。好作家未必就是桂冠头衔的拥有者，但一定是对得起生活的执笔者，是不断思想着的开垦时光的人。

皇帝遐思录

中国的皇帝及其衍生物皇权，在中华这“地大物博”的域内“欣欣向荣”了两千多年，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文明史上竟然昌盛了大半光阴，并以皇权和神权建立了至高无上的神圣祭坛，以它无可替代的永恒光芒笼罩着世世代代的中国民众。在这累累尸骨堆积而成的祭坛下，是墨面如蒿的劳苦大众，是狰狞至威的国家机器，是道貌岸然的卫道士们，是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臣民们。在高耸入云的祭坛上盘踞着的，是似人似兽饥肠碌碌睥睨大众的那个所谓真龙天子。

皇帝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中国存在的历史很长，从秦始皇到溥仪这些自视为真龙天子的特殊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让中国历史不能自制地跌宕起伏。在中国历史上，自叫作嬴政的秦王扫六合、定四海，灭了诸侯六国之后，“皇